

第八回 癡生染病 義友央媒

詩曰：

忽聞兇耗起愁思，一點癡情只自知。

藥石任他醫百病，誰醫死別與生離。

柯爺押著女兒寶珠並丫鬟如媚、如鉤三乘轎子，由御河邊走了幾里下來，將近大江不遠，對岸盡是蘆洲，喝令轎子住著。轎夫答應，把三乘轎子歇下。寶珠在轎內聽見是他父親的聲音，唬一大跳，暗想：“不好了，我今日是沒命的了。”心下正在悲切，又聽見柯爺喝叫：“寶珠與兩個小賤人快些出轎！”寶珠主僕三人只得出轎，向外一望，但見一派江水滔滔，免不得魂不附體。又見柯爺叫三乘轎子先回，不知是何意思。寶珠忍不住向前叫聲：“爹爹！此刻天已黃昏，將女兒與兩個丫鬟帶至此地做什麼事情？”柯爺見問，冷笑兩聲道：“你做的好事情，你豈不知！我實對你說罷，你這忘廉喪恥的賤人，敗壞為父的清白家聲。若將你處死於家內，免不得入殮殯葬，驚動外人耳目，亦復不雅。趁此昏夜無人，將你帶到此處。你看，一派江水即是你葬身之地。你一時失著，做錯了事，非怪為父狠心。你自閨門不謹，總由這兩個小賤人勾誘，亦禍之魁首。若等你死後將兩個小賤人另賣，豈不又要貽害人家！不如將這兩個小賤人隨你到江心去做伴，好往龍宮去的。你聽見我的分付，速速自裁罷，免得為父的親自動手。”柯爺說這一番話，倒把兩個丫鬟唬得渾身亂抖，哭哭啼啼。轉是寶珠聽見此話，並無悲恨之色便道：“爹爹既要女兒身赴江心，女兒倒也情願留此清白之軀。何不就在家中向女兒說明，也讓女兒告別母親，答謝生身養育之恩，女兒雖死無憾。爹爹定要做此詭計，使我母女不能一別，爹爹好狠心也！女兒死不惜命，只可憐兩個丫鬟也受此不白之冤，隨女兒畢命。爹爹還宜法外施仁。”柯爺喝聲：“賤人住口！你主僕三人一條心腸做的事，怎能寬宥這兩個小賤人！你也不必延挨時刻，天色已不早了，快快辦你事罷。”寶珠道：“女兒自然要上這條路的。但女兒一死，只放心不下我的母親。女兒死後，只求爹爹不要聽信別人的讒言，遭蹋我母親。女兒死在九泉，感恩不盡。”柯爺聽說，很不耐煩道：“我都知曉。你速赴波心去罷。”寶珠見他父親並無一點憐惜之意，他也不拜別柯爺，把心一橫，圓睜杏眼，倒豎柳眉，叫聲：“如媚，如鉤，快隨我來。”可憐兩個丫鬟，戰兢兢被寶珠左手拉一個，右手拉一個，一氣拉至江灘上。雖是天黑下來，星月照著看得清楚，哭叫：“寶珠啊！你生有絕世之容，死無葬身之地。紅顏薄命一至於斯！奴與宣郎親雖姨表，從無一言之涉私，只不過以才憐才，兩相愛慕，遂蒙千古垢污之恨。宣郎呀！可知姨妹今晚為你四首《玉人來》詩，在此江心喪命呢？”又叫聲：“母親呀！女兒不能面別母親，只好夢中相會吧。”寶珠在江灘暗自悲想，又聽見柯爺遠遠喊叫：“還不快快上路！我就來親自動手了。”寶珠也不睬他這些話，兩手用力將兩個丫鬟一拖，拖至灘邊，兩手一松，一邊一個推將下去，然後哈哈大笑，自己將身一縱，隨入波流。正是：

白玉波翻埋粉骨，水晶簾卷葬香魂。

柯爺聽見“拍通”幾聲，已知女兒主僕三人自盡江心了，仍放心不下，又走至江灘四處一望，並無一人，方嘆息不已道：“非為父下此毒招，只為操行要緊。你在陰曹休怨為父的。”說罷，轉身大踏步獨自而回。免不得次日夫人知道女兒被柯爺逼死江心，哭鬧幾場，又鬧不過柯爺。思女傷心，氣成一病，不得起床。只有秀林見寶珠已死，夫人又病了，不出房門，無人礙眼，心下大喜。只等柯爺不在家中，便到花園去會蔣公子，任意狂為。家中人等也有些風聲知道，只不敢向柯爺說出，怕的又起風波，且自慢表。

只言如媚、如鉤下了江心，二人摟抱一處，隨波流去。寶珠到了江心，似有人托住身子，一直送至對岸。岸邊已有兩隻小船幫住一號大船，只聽大船上有人喝叫眾水手：“速赴江心救人！”只聽兩隻小船上一應答應，跳出多少水鬼，同赴江心救人，早將寶珠救起，送與大船上。隨後又把如媚、如鉤一並救到大船。船中自有幾個有力僕婦，將三人抱至艙中，先用姜湯灌醒他主僕三人，隨後換去濕衣，將干衣代他們主僕通身一換，即扶入後艙，自有鋪下現成床帳，將寶珠主僕安放睡好。這時方慢慢開船而回。

列位，你道救寶珠者，即司寇裴長卿也。他素知柯爺多疑而且氣性直拙，今見他在宣府中平空以一首詩箋要害女兒性命，雖苦口勸他，無益於事。只在路上幾句言語打動，他必聽從，回去定依言而行。裴府即撥船隱在蘆洲內，早早等候救人。又命得力家人在花園門外探聽消息，尾在後邊，隨在柯府轎子一路下來，看他在何處動手，即飛星報知裴爺。裴爺暗暗將船移在對岸洲裏等候。只聽水聲一響，如飛催船出來救人。今果不出裴爺的籌計，少不得回去重賞家丁水手。又分付家中上下人等只稱“三小姐”，不許外邊走漏風聲。寶珠落水歸船醒來，方知裴爺救回，心中感激不盡。只等到了裴府，見兩位千金，也生得花容月貌，一見親熱勝似同胞，情願拜在裴爺名下為義女。裴爺夫婦心下也自歡喜。另收拾一房與寶珠居住，仍命如媚、如鉤服侍。裴爺打點成就這段姻緣，也不說明。寶珠每日與裴爺兩位小姐吟詩消遣，倒也安閑自在。只是放不下母親年邁，身旁無人侍奉；又怕母親聽見女兒死江心的消息，不知如何悲傷。欲待通一個信息與母親，好放心的，但裴爺不肯，怕的露了風聲出去，又生別的枝葉。寶珠沒奈何，悲切在心，權住裴府。按下不提。

且言宣夫人因聽見老爺說，柯寶珠因為兒子四首《玉人來》詩被他取去，又遺落在地，他父親拾到，疑與兒子有私情，要將他女兒治於死地，因素知癡老說得出，做得出，吃一大驚，很放心不下，囑托宣爺差家人暗暗在柯府打聽消息。柯爺逼死女兒是頭一天晚上，宣府差人探聽是次日飯前。不過略一探訪，柯府中的細情已有傳聞出來。宣府家人一得寶珠沉江的實信，不敢怠慢，飛星回去報知宣爺。宣爺只是不住嘆息道：“癡老果然做出來了！”忙回後告知夫人。夫人十分傷心，哭個不住，罵一聲：“惡心老禽獸！連一個親生女兒也容留不住，深可痛恨。”說罷，大哭不已，宣爺也是傷心。

宣府內堂這一鬧，早驚動書房。書房內宣登鰲正在看書，忽聽見內堂一片哭聲，大吃一驚，丟下書本，起身離坐，急忙出了書房，趕到後堂。見父母俱在那裏啼哭，不知為著何事，吃驚不小。趕向前叫聲：“爹爹，母親！因何這等悲切？”宣爺未及回答，先是夫人哭叫一聲：“吾兒呀！你心愛的姨妹，被你姨丈於昨天晚上送入波流了，叫人怎不傷心！”登鰲不聽尤可，一聽時渾如大海崩舟，高山失足，大叫一聲：“罷了！”只見兩眼一翻，將身一仰，一個筋斗暈將過去。唬得宣爺夫婦魂不在身，雙雙向前，扶住了兒子身體，同叫：“吾兒快快醒來！”一面掐著人中，一面命丫鬟取了姜湯來灌。灌了一會兒，方悠悠甦醒，只叫：“有才有貌的姨妹！為我無心一幅詩箋，累你遭了橫死。我豈能獨生世上，令人笑我為寡情者！”說罷，哽咽不止。宣爺夫婦見此這般光景，知為寶珠之事，但昏暈過去，怎不著急！今見醒來，方纔放心。又聽他說這許多決絕的話，反安慰道：“吾兒不必傷心。人死不能復生，該是實事。但無

緣，方如此結尾。天下何愁沒美佳人！你豈定非寶珠不可！”登鰲道：“爹娘怨孩兒不孝之罪。孩兒雖與寶珠無苟且之行，彼此心許，堅如金石。孩兒不得寶珠，終身寧可不娶！生則與生，死亦同死，以結來生之姻緣罷。”宣爺只此一子，聽見兒子說這番話，心下很著惱起來，罵聲：“無知畜生！豈不知‘不孝有三，無後為大’？信口亂言，應治以家教。況寶珠之禍，由你而起。慢講寶珠已葬江下，就是尚留世間，婚已回絕，你又何必癡想！若以後再提‘寶珠’二字，定將你這畜生重處，償寶珠的命。”夫人疼兒心重，叫聲：“老爺息怒。寶珠已死，不提就是了。孩兒可到書房中養息去。”喚進兩個書僮，攙了公子到書房。

宣登鰲心下抑郁，也不能看書，哭啼啼睡倒牙床，日夜思想寶珠。自此茶不思，飯不想，神魂若有所失。宣爺夫婦知道，心下甚是著忙。來到書房看視，又見骨瘦如柴，口中不住只叫寶珠，知是心病，忙著家人遍請名醫。診脈用藥，如投大水，日重一日，弄得宣爺夫婦見兒子奄奄一息，好不十分傷心。這個信息傳到柯爺耳中，只叫：“好，這畜生！品行不端，報應我家女兒了。”傳到裴爺耳中，大吃一驚：“此事我若不設法去救宣家侄兒，一則宣年兄無後，二則寶珠將來如何結果？”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。裴爺又有什麼好計，且看下文。

[返回 >> 聽月樓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